

Philippe Ariès

L'homme devant la mort

II. La mort ensauvagée



面对死亡的人

下卷 野蛮化的死亡

(法) 菲利普·阿里耶斯 著

王振亚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Philippe Ariès
L'HOMME DEVANT LA MORT
面对死亡的人

下卷 野蛮化的死亡

(法) 菲利普·阿里耶斯 著

王振亚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死亡的人. 下卷, 野蛮化的死亡/(法)阿里耶斯
著; 王振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943-7

I. ①面… II. ①阿…②王… III. ①死亡—文化
史—研究 IV. 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289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面对死亡的人

下卷 野蛮化的死亡

〔法〕菲利普·阿里耶斯 著

王振亚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943-7

2015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 38.00元



Philippe Ariès

L'HOMME DEVANT LA MORT

II. La mort ensauvagée

Éditions du Seuil, 1977

中译本根据法国色伊出版社 1977 年版译出

三联书店

1980年11月

目 录

第三部分 漫长和接近的死亡/1

第六章 回 潮-----3

一种谨慎的变化/3

死亡时刻的贬值/5

死亡的新艺术：与死亡的思想共存/8

大众对善终的虔敬/15

善终贬值的效果：自然死亡；节制；美丽和富
于教育意义的死亡/18

自由思想者的死亡/26

保持谨慎距离的死亡/28

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之间关于公众公墓的
辩论/29

巴黎公墓的迁移 后特兰托时期教堂的
扩大/33

教堂 - 公墓之间联系的削弱/36

第七章 虚 无-----39

- 立遗嘱和葬礼从简的愿望/39
- 丧事的非人格化/42
- 对忧郁的邀请：虚无之物/46
- 物心之死亡 放纵之爱的终结/53
- 坟墓的朴素：国王和一些个人的情况/55
- 露天公墓的重建/60
- 文学中虚无的倾向/67
- 在丧葬艺术中虚无的诱惑/70
- 令人安心又恐惧的自然 土地的黑夜：地下
墓穴/74
- 弃置于大自然中的墓地/77
- 第八章 死亡的躯体-----84**
- 两个医生：扎克西亚和加尔曼 尸体的
生命/84
- 尸体切口与防腐处理/95
- 为了大众利益的解剖/100
- 特殊解剖 夺取尸体/103
- 爱洛斯和塔纳道斯的接近 巴洛克
时代/107
- 十八世纪的恋尸癖/115
- 木乃伊公墓/125
- 家中的木乃伊/131
- 从尸体到生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136

- 人与自然的萨德式会面/139
对抗自然的堡垒有两个弱点:爱和死亡/142

第九章 活死人----- 146

假死/146

1740年的医生 恐惧的上升/148

立遗嘱人的预防措施/151

向十九世纪的延伸/152

十九世纪后半期:平息与医生的怀疑/155

医生与死亡/157

死亡大恐惧的起源/159

第四部分 你之死亡/163

第十章 善终的时代----- 165

麻醉的温柔/165

在法国:拉菲罗奈家族/169

亚历山大丽娜·德·盖克斯/199

在英国:勃朗特家族/201

在美国:移民的书信/223

在美国:安慰文学/229

趋向通灵术/235

脱离肉体的灵魂/238

首饰-悼念物/245

炼狱中的灵魂/248

米什莱的《女巫》/255	
遗嘱中虔诚条款的消失/258	
情感的变革/261	
恶之退隐——地狱的终结/263	
第十一章 拜谒公墓-----	266
地形学上的公墓/266	
公墓里的魔鬼/267	
公墓的不卫生性：医生与议员（十八世纪）/271	
国会议员的激进政策：未实施的 1763 年法令/277	
对议会法令的反应/281	
公墓迁出城外——哪一类公墓（1765—1776）？/288	
圣洁者公墓的关闭/293	
葬礼的新风格/295	
巴黎人对死者的冷漠/297	
未来公墓的模式/300	
公墓肮脏的现实：死者的垃圾场/305	
1801 年法兰西学院的竞赛/308	
走向对死者的崇拜/311	
玻璃化的死者/318	
共和十二年牧月 23 日法令（1804 年 6 月 12	

日)/322	
十九世纪的私人坟墓/328	
拜谒公墓/334	
乡村公墓 带建筑物的公墓/345	
肖像与风俗场景/353	
没有公墓的巴黎? /356	
实证主义者与天主教徒为在巴黎保留公墓 而联盟/359	
烈士纪念碑/368	
一个乡村公墓的例子:米诺/373	
“在自己家里”/380	
第五部分 被倒置的死亡/383	
第十二章 被倒置的死亡-----	385
死亡藏在哪儿/385	
谎言的开始/387	
医疗事业普及初期/391	
谎言的发展/394	
肮脏的死亡/397	
转移到医院/400	
梅丽桑德之死/402	
最后的时刻依然是传统的/404	
谨慎的葬礼/407	
不适当的服丧/411	

死亡被排除了/413

医疗普及事业的胜利/419

警告的回转 呼唤尊严 今天的死亡/426

被颠倒的死亡的人文地理/434

美国的例子/437

结论 四个主题的五种变化----- 446

注释----- 465

第三部分

漫长和接近的死亡

第六章

回 潮

一种谨慎的变化

我们穿越了整个中世纪，跟踪一种感觉的进步，这种感觉始终赋予真实的死亡*更高的价值和更重要的地位。这个演变可追溯到加洛林王朝时代僧侣们的忧虑，在文人那里得到了发展，并随同其影响一起扩散。它绵绵不断延续了几个世纪，到中世纪末期达到必须通过死亡艺术的骇人形象来表现的强度，导致在肉体死亡的同一瞬间思维和感觉的集中。达到这种程度之后，它平息了，仿佛退却了。

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回潮，它几乎和文艺复兴同时发端，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在社会事件的脉络中很难领悟它，所以应该透过静止的表象猜测它，尊重其谨慎和暧昧。其实，事情会像它们在中世纪的过去那样继续下去：和《善终图》(*artes moriendi*)同样种类的文学，同样的死亡之舞**¹，在教堂里甚至有更多死

* 以区别假死的概念，作者对后者另有论述。——译者

** 在法国，十一分之五的死亡之舞源于十六和十七世纪。在德国，十三分之九源于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有一种则出自 1838 年。

者的颅骨和胫骨，同样有立遗嘱的义务，同样承认遗嘱的神圣性。由于没有太明显的改变，人们可能弄错，或许会相信没有任何东西曾经打断过这种世纪的连续性。然而，在这种恒态下面，一种新态度隐隐约约呈现出来，或者，即使不算新态度的出现，那也是腼腆地承认了旧态度的贬值。

采取对死亡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与大决裂并非巧合。大决裂曾使多少代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具有神学和教会的性质，处于两次基督教改革之间，我们若相信某些历史学家的话，它也许介于过去的宗教和未来的自由思想之间，因而或多或少具有“精英主义”的性质。我们把天主教和新教的文献来源合而为一。它们的区别——当区别存在的时候——并非位于集体心理层面上，因为集体心理在两个阵营中几乎完全相同。

死亡那一时刻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估量这种变化的基准点。当然，在中世纪后期，在既往的现实中，死亡引起的恐惧恰好和从前一样，既不多、也不少；文人和百姓一样，是服从传统的。但是，如果死亡不再产生恐惧，那么它就会产生疑问，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伦理学家、教会、托钵修士在日常与人们的亲密接触中利用缺口潜入这个位置，经营新的忧虑，目的是让人们皈依宗教。教化文学通过新生的印刷术传播蔓延，阐发临终时痛苦和谵妄的主题，把它看作每个人可能赢得一切或者失去一切的剧烈精神斗争。

从十七世纪起，在卧室的床上死亡那一时刻本身将失去其相对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刻之所以被虔诚遗弃，或者至少被博学者的虔诚所遗弃，是因为在这里它预示着集体同情心的一种隐秘的倾向²。

死亡时刻的贬值

警告的首要作用在降低，甚至在消失：人们不再被警告了。

在伊拉斯谟(Érasme)看来，疾病在适当的时候依然扮演着这个角色。他有切身体验：这个脆弱多病的人，居然有办法从马上摔下来，使意外事故的痛苦融入了肾结石的痛苦。疾病恭请他解甲归田：“它萦绕在我的脑海，怎样我才能够把全部余生(我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在1506年，他还不到40岁]贡献给虔诚和基督³。”这种退隐——莫里哀的厌世者向荒漠退隐——的意愿，可能显得符合传统，也许这就是传统。伊拉斯谟认为，这与修道院的苦行主义无关；他将留在尘世，但为的是思索，而且一切思索皆引向死亡。其实，如果人们相信柏拉图的话，哲学始终是对死亡的思索(*meditatio mortis*)。但是，必须接受打击才能领悟它！这正好发生在伊拉斯谟身上，他忍受着肾结石剧烈的折磨，甚至渴求死亡。结石是告诫物：*Monitor calculus*，它就是我们的哲学，它通向对死亡的思考(*vere mortis meditatio*)。

贝拉曼也以某种突然的方式注意到，衰老本身并不能够促使人悔过和思忖拯救，也不再被人们看作一种警告。因为，不愿意听的人比聋子还聋，而老人们不想知道任何事情。十八世纪再版的《罪孽灵魂的镜子》一书的作者观察到：“即使死亡已经接近，他们也只想着活下去。死亡恰恰是他们考虑最少的东西⁴。”

我们不再生活在蓄着饰花胡子的老人的时代，他们把敌人一劈为二，指挥巨大战役，睿智地主持宫廷。我们所在的时代是通过

雕刻传播流行的《生命之时辰》的时代，在这幅画卷里，占据最后阶段的是昏昏欲睡、年迈糊涂和有点令人倒胃口的残废人。

病人斜躺在床上，很快将要死去。但是，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与十五世纪的《善终图》中描绘的入侵卧室的巨大悲剧毫无相似之处。

痛苦本身是可疑的。1561年，《天赐之吗哪》(*The Mannes Salve*)的作者、英国清教徒托马斯·培根发现，中世纪的修辞以过分善意的笔调描绘了它们。“临终的苦涩”与烈士的磨难、与先知的磨难相比，的确是“短暂和轻微”的。临终是自然的东西，不应该把它悲剧化：死亡是自然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机摆脱自然，生活在自然之外呢⁵？人们重新捡起旅途中的斯多葛的思想，假如可以说这种思想从来没有从大众意识中消失的话，那么，法语中 *trépas* (过世) 这个词就是见证。

一个世纪后，1651年，同样是在英国，《善终的规则与实践》(*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Dying*)的作者泰勒(Taylor)本身不是教派信徒，毫无羞愧地受到出自圣伊尼亚斯的天主教文学的启发，干脆把死者在床上的幻觉看作是撒旦的“幽灵”(phantasmes)，看作被沮丧和神经衰弱的病人滥用的幻想(*abused fancies*)。

贝拉曼感到惊讶，人们用那么多的时间致力于诉讼、财产和生意，却用很少时间致力于他们的拯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把对永恒的照料推迟到他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被压垮、几乎失去知觉的那一时刻：*vix sui compos*。假如说他重视临终的痛苦，他也仅仅看到的是消极的方面、意志和意识的毁灭。他对已经被真正的

生命所抛弃的残骸既没有丝毫温情，也没有丝毫自然的怜悯。中世纪的画片业反而更长久地在这个变成尸体的躯体中保护了存在的自由，以及它的给予和接受的能力。贝拉曼对垂死的人和对老年人一样冷酷。

教会的作家们一致承认，死亡并非这是幅他们从行将结束的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丑陋的漫画。如果说天主教徒承认的态度更加谨慎，那么新教教徒——特别是加尔文⁶ 教教徒——则没有他们的腴腆：“我们厌恶它[死亡]，因为我们害怕的并非它本身的样子，而是凄凉、苍白和丑陋，是那些画家[死亡之舞的作者]们喜好表现在壁画中的样子。我们从它面前逃开，因为与其让这样无谓的想象占据自己，还不如不给自己闲暇去看它。让我们就此打住[是沉思的时候了]，坚定决心，用双目直视它，我们就会发现，它和别人给我们描绘的东西完全不同，完全是我们悲惨生活的另一副面孔。

死亡，它若不再是斜躺在床上病恹恹、虚汗淋漓、痛苦和祈祷的临终者，那么它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它变成了通过隐喻表达出来的某种玄学：精神与躯体的分离，感觉好像夫妇俩、或者甚至两个亲密老友的分。死亡的思想中糅入了人的组成部分断裂的观念，糅入了灵魂的坟墓这样一个阶段，在这里，二元主义开始渗透进集体感觉中。死亡的痛苦不再和临终时真实的苦难相关，而是和一种友谊被粉碎的忧愁联系在一起。